

理论探索

“两个计划”的要义与当下文学创作实践

□白 烨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既不是短时期的,也不是应景性的,而是以系统合作为抓手、以艺术品位为标尺的培植和打造优秀小说作品的全新机制。它在文学创作的组织与运作方面,涉及到文学创作、文学出版、文学传播、文学转化等各个方面,具有各个环节相互衔接、不同方面彼此互动的鲜明特点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是文学项目,是创作工程,也可以说是一面镜子、一个戥子。它反过来告诉人们,在文学创作领域,尤其是我们的创作者的生活体验、原创能力、艺术修养等方面,与高品位的要求、高质量的标准、“新高峰”的目标,都还存有显见的短板和较大的差距。这需要我们形成一种巨大的合力,逐步提高,不断精进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和乡村振兴的随即开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也给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履行文学战线的时代使命,中国作协在2022年3月推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又在2022年7月推出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两个计划”的相继推出,既是文学工作者在新时代的主动作为,也是文学与时代始终同频共振的生动体现。

“两个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在中国作协的有力组织和有关各方的通力协作之下,连续推出了数量不少、质量较高的长篇小说新作,活跃了文学现场,丰富了文学阅读,强化了文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在文坛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事实表明,“两个计划”不仅对于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在改进文学创作的组织引导工作和推动文学的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也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两个计划”:培植和打造优秀小说作品的全新机制

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农村/乡村”题材的写作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十七年时期”,“农村/乡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作品为代表,创作势头强劲,佳作连篇,与《红旗谱》《红岩》《红日》《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相互映照,相映生辉,形成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两座艺术高峰。新时期文学在“劫后”的复苏与崛起,也是以“农村/乡村”题材领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先导,渐次走向多样与多元的演进与发展。可以说,“农村/乡村”题材的文学写作,作为文学创作持续演进的主潮,有力地带动并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

新时代铸就的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人间奇迹”,当下正在不断演进的乡村振兴的时代壮举,为文学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难得的新契机。当代文学也需要继承和发扬文学创作的传统优势,续写“农村/乡村”文学写作长盛不衰的新辉煌。与此同时,我们国家在其他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涌现了丰富的经验。这需要文学创作从“高原”攀登“高峰”,及时反映这些崭新的成就和经验。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背景之下,中国作协经过认真总结经验,不失时机地决定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两个计划”都旨在组织和推动长篇小说的创作与生产,但却各有自己的特点与侧重。“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以原创长篇小说形式聚焦新时代中国山乡天翻地覆的史诗性变革,多角度展现乡村时代变迁,生动讲述感动人的山乡故事,塑造有血有肉的人民典型,为人民捧出带着晶莹露珠、散发泥土芳香的新时代文学精品,以文学力量激发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昂扬斗志与

坚定信念”。“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立足新发展阶段,创新文学发展理念,广泛搭建平台,整合文学创作、生产、传播、转化各环节的中坚力量,依托全国重点文艺出版社、重点文学期刊等,从作家创作、编辑出版、宣传推广、成果转化、对外译介等多方面统筹协调,形成联动机制,为文学精品产生赋能,推动文学精品的传播、转化,有力彰显新时代文学的价值。与其他推出优秀作品工程不同,这一计划并非直接向作家,而是通过多方合作、整合优势资源,形成合力,助推精品力作”。

“两个计划”在文学创作的组织与运作方面,涉及到文学创作、文学出版、文学传播、文学转化等各个方面,具有各个环节相互衔接、不同方面彼此互动的鲜明特点。可以说,在文学创作的组织与引导方面,过去比较通行的以项目评审、作品资助为主的方式,已转变为以征集书稿和选评作品为主,各个环节力参与的“创作计划”与“文学工程”的形态。显而易见,这样两个主题突出、要求较高的“创作计划”,更具集中性,更有能见度,也更能凸显组织性,体现引导性。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文学创作的组织与机制的一个重要创新,乃至是文学的创作与生产方面的中国特色的一个具体体现。

在中国作协召开的相关会议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在谈到“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时说:“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不是一次简单的主题征文,不是一个年度的短期计划,甚至没有规定性的主题、时间和数量,这是一次在更高层次、更大规模、更全要素上,书写恢宏时代气象和生生不息人民史诗、创作跟得上时代的精品力作的重大文学行动。我们要凝聚全作协系统的智慧力量集中推动,尊重创作规律,久久为功、绵绵用力,切实推出一批具有时代高度的长篇小说力作。”谈到“两个计划”时,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把‘两个计划’做成有广泛认可度和专业权威性的优质计划”,并强调“两个计划”的要点在于“精选苗,深培土,种大树”。这也告诉人们,“两个计划”既不是短时期的,也不是应景性的,而是以系统合作为抓手、以艺术品位为标尺的培植和打造优秀小说作品的全新机制。这样的简明阐述与扼要表达,有助于人们更为深入地了解“两个计划”,也有益于各个方面更为精准地推进“两个计划”。

“两个计划”在促进创作繁荣、推动文学发展方面效果显著

从2022年先后正式启动以来,“两个计划”推进扎实而快速,成果丰硕而突出。列入“两个计划”并循序推出的长篇小说作品,或者在思想内容的开掘上具有深度,或者在艺术表现的运营上具有新意,普遍赢得文学读者的普遍欢迎,受到文坛内外的高度关注,有的作品在出版之后还荣获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这些都充分表明,“两个计划”在促进创作繁荣方面切实有效,在推动文学发展方面也成效显著。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从2022年启动当年起,就持续推出乡村题材与主题的长篇小说新作,充分显示了主导者的组织有力和创作者的

相应积极。2022年,有杨志军的《雪山大地》、关仁山的《白洋淀上》、王松的《热雪》、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2023年,有周瑛璞的《芬芳》;2024年,有刘庆邦的《花灯调》、老藤的《草木志》、陈集益的《金翅鱼之歌》、翟妍的《霍林河的女人》、津子围的《苹果红了》、王宗坤的《极顶》、忽培元的《同舟》、杨逸的《东山锄》等。这些作品以各具妙韵的故事蕴含和各施所长的艺术表述,既体现了作家在长篇小说写作的新追求,也显示了“农村/乡村”题材小说写作的新水准。尤其是《雪山大地》《热雪》《花灯调》《草木志》等作品,由于作者在充分阅读生活和把握现实的基础上,倾注了自己的文学激情,调用了自己的艺术积累,以多种手段并用的方式,悉心描绘了人文气息与时代气韵相交织的乡村生活的新变,精心塑造了向家明、哨花吹等具有新时代气质的文学新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有机融合,相得益彰,具有了较高的文学品质。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从2022年开始启动以来,先后入选74部作品。其中很多作品都已经出版。例如,2022年有乔叶的《宝水》、石一枫的《人魂枪》、水运宪的《戴花》、王跃文的《家山》、魏薇的《烟霞里》、马伯庸的《神医》、熊育群的《金墟》、葛亮《燕食记》、徐坤的《神圣婚姻》、叶舟的《凉州十八拍》;2023年有贾平凹的《河山传》、阿舍的《阿娜河畔》、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储福金的《直溪》、陆天明的《沿途》、齐橙的《何日请长缨》、老藤的《北爱》;2024年有刘醒龙的《听漏》、格非的《登春台》、吕新的《深山》、张楚的《云落》、叶兆言的《墟家花园》、李修文的《猛虎下山》、张炜的《去老万玉家》、麦家的《人间信》、杨少衡的《深蓝》、马金莲的《亲爱的人》、达真的《家园》等。这里大都是文学名家和实力派作家的小说新作,都是作家基于长期生活积累的苦心经营之作,在看取生活的角度、阅读生活的深度、表现生活的力度等方面,都有自己在内蕴上的出新与艺术上的突破。其中,《家山》《金墟》《燕食记》等作品,在同类题材写作中独辟蹊径,别具历史的深度与人文的厚度;《河山传》《听漏》《登春台》《云落》《亲爱的人》等作品,虽都是直面当下的现实题材书写,但无论是看取生活的角度,还是表现生活的力度,都各有不同、别有天地;《深山》《猛虎下山》等作品,则以其写实性与寓言性的内在交织、现实性与荒诞性的相互融合,被看作是“吹拂着先锋之风”,给文坛“带来一番清新”。这里既彰显了作家们在小说创作中各有千秋的艺术个性,也显示了当下的小说创作建立在艺术个性基础上的多样发展与多元繁盛。

因为入选“两个计划”的作品普遍具有较好的文学品质,不少作品在一些文学重要评奖中获得表彰。其中,《雪山大地》《宝水》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阿娜河畔》《神医》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阿娜河畔》还与《草木志》一起,获得了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登春台》《墟家花园》《去老万玉家》等作品也入选“中国好书”等多个榜单。

“两个计划”的持续推进和结实累累,是多个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首先是作家艺术家们应和着时代召唤调整定位,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中,阅读社会生活,把握时代脉动,使

自己惯常的小说写作发生新的转变,向着“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的方向靠近和迈进。其次是中国作协以及相关部门的组织有力,推动有力,文学出版、文学评论等方面积极配合、各尽其力,使得“两个计划”成为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创作发展的重要工程。

在选取作品、打磨作品和推荐作品等方面探索了有益的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计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只接续推出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长篇小说,也以改稿会、联席会、推进会等方式,在选取作品、打磨作品和推荐作品等方面探索和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尤其是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作品,出版社都会在出版之前先行举办专题改稿会,聘请有关专家在认真阅读作品的基础上写出评审意见,然后在改稿会上与作者面对面讨论和交流。改稿会之后,作者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再认真修改作品。经过这样一个改稿环节,作品往往会在艺术质量上得到显著的提升。一些作品在出版之后广受好评,或者获得彰奖,都与这种精打细磨的改稿会密切相关。许多评论家、编辑家受邀参加过这样的改稿会,也由这样的改稿会,了解作家的创作状况,发表自己的阅读意见,把文学评论应有的“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功用真正落实到创作的实践之中。

我自己多次参加过这样的改稿会,积累了一些阅读感受,参考其他评论家的参与改稿的一些看法,感觉到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一些作品,既有突出的优良,也有显见的不足。这些优良与不足,都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主要表现为“两点长处”和“三点短处”。

“两点长处”,较为显见。第一点是,入选“计划”并进入改稿环节的作品,在题材与主题的选择与把握上,普遍较有眼光,有一定的水准,都适合“计划”需要,符合基本要求。这些作品有的写乡村发展,有的写城乡新变,有的写民族边疆地区的历史演变,都属于“乡村振兴”的领域范围,也都紧扣“山乡巨变”的时代主题,显示出作者在题材与主题把握上的敏锐性、主动性。

第二点是,参与“计划”和提交改稿的作品,普遍注意通过普通人物形象的刻画、乡村日常生活的描绘,来反映社会变动和时代变迁的侧影或缩影,具有一定的以小见大、寓非凡于平凡的意味。由此,也能看出这些作品的作者在原有创作基础上的提高与进步。这样两个方面,既表明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确实极大地调动了作家创作的主体性、积极性、能动性,也表明这样一个创作计划的实施,是有基础的,有依托的,有前景的。

“三点短处”,也不容忽视。其一,是一些作品对于当下乡村新的生活形态缺乏切实的感受和形象化的表现。作品中写到未曾改变的旧时生活,比较具体、生动和形象,而写到新变后的生活形态,往往比较的概念化、甚至同质化,这反映出这些作者

对于新的生活形态并不很熟悉,还没有充分地把握。写作所依凭的还主要是过去的印象和自我的想象。

其二,是一些作品多把注意力放到故事的讲述上,不太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或者描写了不少的各色人物,却没有写出生动鲜活的个性化人物形象。不少作者在人物形象描写上,平均使用笔墨,主要人物形象不突出,个性不鲜明,尤其缺少形神兼备、光彩照人的典型人物形象。

其三,是不少作品在题旨与主题方面,基本上没有出人意料的开掘与营构,可以说少有新意,也缺乏深意,使得作品在思想蕴含与精神意蕴上不够深刻也不够丰厚。一部好作品,要近看有局部亮点,远看有整体美感,而现在一些作品,读起来一览无余,在故事的叙述之外,缺少余韵,没有余香。以上的这些不足,既体现了具体作品创作中的问题,更有作家自身修为的不足。这些现象与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予以警觉,更需要深入反思,切实解决。

各方力量进一步通力协作,形成攀登文学高峰的巨大合力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是文学项目,是创作工程,也可以说是一面镜子、一个戥子。从“两个计划”的角度来看当下的文学创作现状,是令人亦喜亦忧的。

令人欣喜的是,“两个计划”推出之后,不少作家及时调整自己,跟进参与进来,显示出“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其中一些作品,确实也是有备而来,称得上文情并茂,呈现出心血之作的艺术水准。这些都可圈可点,令人满意。

而令人担忧的是,即便是入选“两个计划”、已经出版的作品,有一些在艺术水准上距离真正的精品力作尚有明显的距离。而在参与投稿的作品中,有为数不少的作品在主体与题材上生拉硬靠,故事叙述与人物描写既粗枝大叶又缺少新意。还有一些作品勉强入选“计划”,却几经修改仍然不能达标,只好无奈放弃。

这种亦喜亦忧的感觉,实际上是当下文学创作实际状况的真实反映。它反过来告诉人们,我们在文学创作领域,尤其是我们的创作者的生活体验、原创能力、艺术修养等方面,与高品位的要求、高质量的标准、“新高峰”的目标,都还存有显见的短板和较大的差距。这些都需要通过中国作协等组织进一步的强力引导,作家个人的苦心修炼和奋发努力,以及文学评论、文学编辑、文学传播等方面的有力助推,形成一种巨大的合力来取长补短,逐步提高,不断精进。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正在实施的“两个计划”,不仅不可或缺,而且至关重要。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长江文艺》原创 2025年第3期目录
聚光灯 中国当代作家档案
旅途(小说) | 付秀莹
在路上、或者所有人的旅途 | 付秀莹
珍惜“微末而珍贵的诗情”(评论) | 宋 嵩
小说坊 瓷火 | 王 芸
歌会亭 | 舒飞廉
白色鸟群 | 王 威
鸚鵡、手表和山楂果 | 景亚杰
茶道行 黑茶之謎与官茶之变 | 李 皖
唐诗行 元白记 | 赵柏田
艺文志 被操纵的诱惑 | 黄昱宁
诗空间 粗糙的人生(14首) | 巫 昂
指路经(7首) | 童 七
家乡书 平原书 | 柳宗宣
新现场 新时代文学: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网络文学的“好故事”密码 | 欧阳友权
翠柳街 智识或匠心:谜底在更多可能里 | 丁东亚
地址:武汉市武昌东湖路翠柳街1号 电话:027-68880620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37/1 邮发代号:38-6

莫言新作小辑
我热爱生活的理由(随笔) 王 英
三十七年话莫言(随笔) 王 千
中篇小说 栗子蛋糕 卫 鹤
玄 珠 张学东
熬 鹰 陈克海
大善萨岭 鬼 金
空 渡 王建平
短篇小说 这世界那么多事 王喆峰
几分甜 于俊萍
大 鱼 黄海兮
藤羞伎 张秋寒
星辰与谜语 叶 耳
余音不绝 张旭光
人 间 辞 人生的靠山 熊红久
半个伶人 王玲花
繁花帖 钱红莉
听雨僧庐 叶兆言
AI与创作 从语言到意识:图灵测试的终结
与新生 陈 彬

西湖 2025年第2期目录
BCAD 顾文艳
不值一提 顾文艳
我们与世界的距离 臧 晴
卖玩具的人 张 忠
子弹的痕迹 吴志全
空屋居所 西小麦
无聊的一天 余行夜
不买电视机 翁德汉
袁永莘的诗 袁永莘
夏周的诗 夏 周
郑仁光的诗 郑仁光
扎西卓玛的洗衣旅行 阿 遼
美食,从味觉到胃袋 艾贝保
直立行走的白色鲤鱼 热合曼
写小说的人 李浩然
读契诃夫小说《沃洛嘉》 白 鲤
关于《我为什么而活着》 走 走
魏思孝《土广寸木》中的乡土人 情探析
叩问荒野中的心 陈娟娟
主持:王海岭

文艺报
解读文学中国 博览艺术新知
活跃理论争鸣 传承华夏文脉
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作家协会
全国邮局均可订购 本社长期直接邮购
每周五出版三期,每期八版 对开大报,全彩印
国内邮发代号:1-102 海外发行代号:D22
零售:1.50元 全年定价:174元
联系地址:北京朝阳区 农展馆南里10号6层
发行部电话:010-65046620 18600547157(同微信)